

盒子饭里的时光

□肖建勇



这些天,朋友圈都在转发全省部分煤矿关闭的消息,其中就有我曾经工作过的煤矿。虽然离开那里已有二十多年,可内心依然隐隐作痛。早上,同学群里又发了矿上子弟学校黄安老师《母校,你还记得吗?》的视频,其中的画面瞬间戳中了记忆的神经。年少的时光被逐渐衰老的细胞消散,但脑海深处子弟学校的琅琅读书声一直不曾远去。那里有我们最纯粹的青春,还有盒子饭里的时光。

1979年秋,父亲在井下出事后,姐姐顶班。1985年初,我和弟弟“农转非”后,辗转来到姐姐身边,并从老家转入子弟学校。那时,身心的伤痛像老屋前的水桐树,年年拔节,年年旧叶脱落,旧痕慢慢被新绿覆盖。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想过与矿上会有一段缘分——读书、就业、成家。

矿上当时有两所子弟学校,其硬软件比老家的学校要好上许多。分校只招收小学生,而办有初高中的总校距此两公里之遥,坐落在雷公山脚下。

我进了子弟总校读书。至于教室在二楼还是三楼,如今已记不真切,只记得走廊上的栏杆被一届届学子摸得莹润发亮,我想也许融入了他们的梦想。从教室窗户透过围墙,火车轨道和电机车道尽收眼底。火车经过时拖曳着悠长的汽笛,电机车则发出“轰隆隆”的声响,经常把我的思绪从课堂上牵引到未知的远方。教室对面是办公楼和食堂,中间是一方小操场,四周的梧桐树茂密高大。每到深秋,黄叶在空中飞舞,有时落在身上,看似浪漫,我却常有一股淡淡的怅

然。初中毕业那年,我们班里的纪念照就是在那里拍摄的,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定格下那段青葱岁月。

总校读书的时光,让我新奇的是每天早上要自己动手淘米蒸饭。在老家读书,除了初中三年级的寄宿生可以到学校食堂买饭外,其他同学中午是没有饭吃的,其间一个多小时,同学们在学校周围追追打打,用劳累冲淡饥饿。在总校,蒸饭用的是矿工下井吃班中餐的长方形铝质饭盒,同学们又叫它“盒子饭”。

早读课前,食堂里最为热闹,两排数十个水龙头前常常熙熙攘攘,同学们拿着刻有自己符号的饭盒,淘好米后放进对应班级的蒸笼。个别同学还在饭盒里放一个鸡蛋,或是铺上几片腊肉、半个猪血丸子。上午课间,食堂工作人员将蒸笼叠放在蒸锅上,滚烫的水汽瞬间喷涌而出,香气弥漫了整个食堂。氤氲的白雾裹挟着米香缓缓升腾,透过朦胧的雾气,仿佛看见米粒慢慢吸水、膨胀、熟透的模样。

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的铃声总是那么美妙动听。同学们似箭般冲向食堂,熟练地端出自己的饭盒。带了菜的同学返回教室,把菜倒在米饭上,再盖上盖子捂上一会儿,香气瞬间弥漫;没带菜的同学则去小操场边上师母们的小菜摊前。每天这个时间点,有三四位师母把凉拌黄瓜、酸辣萝卜条、芹菜炒香干、辣椒炒油渣,还有油茄扎、刀豆扎等早早摆上了小方桌上,菜品不多却精致干净,让人看着就心生欢喜。师母们用勺子轻叩搪瓷盆子的边沿,引得同学们围拢过来。让我多

次想到乡下母亲投食喂鸡的场景:母亲抖动着竹条,轻轻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院落内外的鸡崽一拥而上。师母们总能记住常来买菜的学生,知道谁偏爱酸辣口味,谁喜欢清淡小菜,每次还会贴心地多添一点。

转到总校之初,我和班上同学大多尚不熟识。有一天,我拿到盒子饭后,才发觉竟然忘记了带菜。想回教室怕同学讥笑,想找人少的地方吃饭,又怕其他人看见,想去师母那儿买菜,口袋里又没钱,何况我与师母也不熟识,更不会赊账。我一时像被磁铁吸住了,在教室与操场间呆呆站立。即便这般,仍感觉有千百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无助、委屈、陌生感,在那一刻全都涌上心头。这时,不远处卖菜的师母温和地唤我过去,问我是不是新转学来的、忘了带菜和钱。我没有说话,有些窘迫又怯怯地点了点头,默默地望向方桌上盛着菜的搪瓷盆子。师母微笑着说,“这次我请客,你放心吃。”接着往我的饭盒里舀了一大勺油渣炒香干。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天的盒子饭好香好香。

咸菜、扎菜、香干……永远是同学们最常见的吃食,易存放又下饭。大家来自不同地方,各家的菜味道不尽相同,吃饭时,三五人围坐在课桌四周,你夹一筷子我的菜,我尝一口你的菜,像在酒店围桌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在矿上长大的钟志恒、胡玲辉、朱双清等同学家里的扎菜做得风味地道,尤其是油茄扎,似腻非腻、又香又脆,完全褪去了茄子原有的味道。在老家,茄子、辣椒、刀豆等制作扎菜的原料虽多,却没有人会做,而我对此又十分偏爱。后来,但凡他们带了扎菜,总要往我的盒子饭里分上一些,我也把家里带来的腊肉、猪血丸子分享给大家。

初中毕业那年,总校搬迁到分校,合并成新的子弟学校,原来的校舍改成了工区的职工家属住房。后来,我离开了煤矿,子弟学校也划分到地方管理。再后来,住在那里的大多数职工家属搬到了别处,只留下一片荒凉。当年青涩懵懂的少年,老旧的铝质饭盒、方桌上的小菜摊,全都定格在旧时光里。

临近中午,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起,是同事叫我去吃饭。我没有吃饭的欲望,仍沉浸在年少的记忆里。那时觉得动手淘米蒸饭是多么枯燥无味,现在生活好了,吃得丰盛了,可越过山海,蓦然发现,最难忘的还是那份简单的盒子饭和对矿山的记忆。

八月闲记

□陈自川

百合

百合从来没有否定自己也从来不自以为是
在悬崖边,与风雨相伴
在屋檐下,与鸡犬说话
百合不想对脚下的泥土多说什么也不想对过客表达什么
只是在岁月的风云里开花落
她只嘲笑那些偶遇
见面的奢侈也是忘记
如果还有什么梦想
蝉鸣和风吹送八月

避暑

水深火热是一句空话
逃跑才是从脚底冒出来的真话
哪里凉快便标注地图
用东升西落或者顺手牵羊
落脚哪里,哪里便是坐标
匆忙奔出的汗水不敢言语
只有让凉爽围城
戏水是多余的
无论到哪里总要牵挂一颗心
想把此处的风给她
然后蒙头睡觉

等候

一辈子总要等个人,比如姜子牙
山河的相遇,黄昏从不呼唤黎明
如果枯萎,不需要伸手
如果灿烂,不需要赞赏
我从来就是我,勿用待价而沽
失去的从不是自我,只是时光
或者再活一世
还是不用等候

山行

风一吹我的脚步就在异乡回响
星星似乎也想出来看个究竟
我傻傻地跟着黄昏照面
山上的风和地下的风互相拥挤
没有人注意这个黑影
过去的和回来的互不搭理
我的衣服飘着鸣蝉的悠长
想要和黑夜融为一体

指向

妈妈蒲扇上的月亮
村庄跟着风向闪光
陈家沟流淌的夜话
在家长里短里飘飞
蒲扇停往峨城山方向
风似乎顺着山脊往陈家沟悠闲
凉床入梦,稻子内心空
溪水指向远方,瓜下双人影